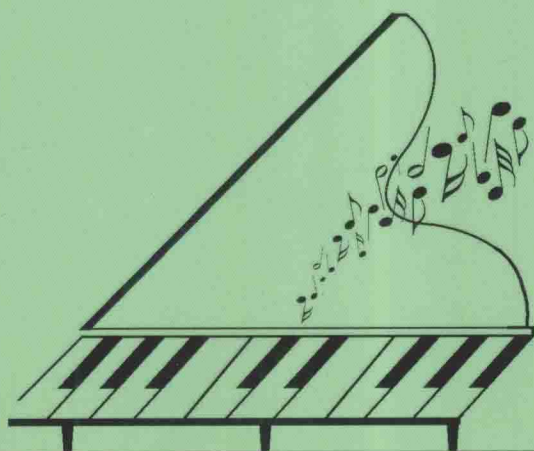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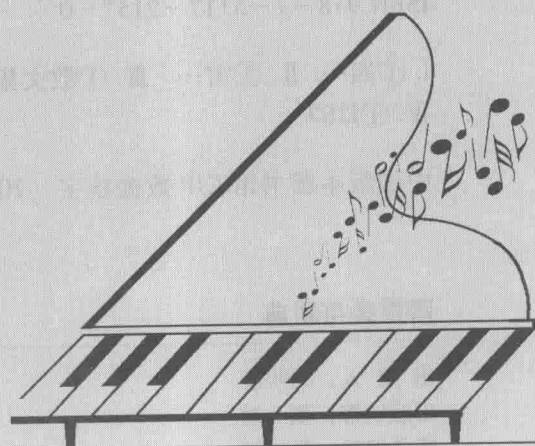


四重奏与新曲

雪 辰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四重奏与新曲

雪 辰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重奏与新曲 / 雪辰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17-2157-0

I. ①四… II. ①雪…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6987 号

四重奏与新曲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张树相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传统的碰撞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关联？	/ 3
中秋、月亮，以及相关话题	/ 5
诠释“经”的意义	/ 8
国学备忘	/ 10
年后的小议论	/ 13
再议“我是谁”的危机	/ 15
直把杭州作汴州	/ 18
五四断想	/ 22
Good Friday 可以直译吗？	/ 25
从“大公书信”并不“大公”说起	/ 29
天何言哉	/ 34

第二辑 信仰与红色记忆

山西行记（上篇）·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 41
---------------------	------



山西行记（下篇）· 国人曾经的信仰	/ 43
纪念谢伯伯	/ 45
理想消散后，小学生的作文怎么收尾	/ 48
西行小记	/ 51
这个时代的双重不幸	/ 55
燕园离“五四”有多远	
——阅读《洪业传》	/ 60
中国教会的族长时代	/ 66

第三辑 现代性语境下的呢喃

为人文工作者与圣职人员的辩护	/ 73
超越与内在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 76
爱与工作：飞翔的双翼	/ 79
牺牲的三种说法	/ 82
坐飞机去参加柏拉图的《会饮》	
——也谈 Eros	/ 84
女性话题二则	/ 87
人性限度	/ 90
文明的困局：一种诘问	/ 92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 94
去中心——逃离大城	/ 98
我的文学观：关于内容	/ 101
论想象力在文学创作当中的价值	/ 104
更上一层楼：写给晨光书店	/ 106

第四辑 地球村语

误读的奥运会？兼论东西文化的碰撞或更多	/ 115
跨越东西方：温柔孤独的刺猬（日记二则）	/ 120
卢云的“心”：开启对现代人与现代性的探索	/ 122
KFC 和 McDonalds 谁更“属灵”？	/ 127
教会的多元与合一	
——全球处境下的思考	/ 132

第五辑 新曲：喧叙与清唱

拿撒勒城的雅歌	/ 143
从受难节到复活节	/ 145
得赎的劳苦人	/ 148
生而为死	/ 151
关于永生	/ 152
身体复活	
——从一粒种子来的灵感	/ 153
再议“永生”	/ 154
关于信心	/ 156
母亲中的母亲	/ 159
关于神学教育	/ 161
纪念《圣经》和合本翻译 90 周年	
——一些神学性和历史性反思	/ 164
神学是长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写给神学生	/ 169
关于“异象（vision）”	/ 172
降临节组曲	/ 174



约翰的 Nativity? / 188

彼拉多金盆洗手? / 193

新造的人 / 196

犹大的狮子是被杀的羔羊
——写给六月 / 203

矮个子撒该的奇遇 / 207



第一辑

传统的碰撞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关联？

对于寻求知识的人，雅典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使我们常常感到被淹没，陶醉于雅典学院的理性之光当中，忘记十字架上苦弱的基督，更是忘记复活的基督。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浅薄，以至常常沉沦。

生命中的惰性和私欲使我们常常抓住理性，并囚锁自己在斗室当中，冥思苦想，以为真理因此就被发现，却忘记了那道成肉身、走进人群的基督。他满足人们肉体 and 灵魂的需要，医治人们肉体 and 灵魂一切的疾病，皆因着怜悯，原本我们是不配被医治的。

耶路撒冷带来的是真光，是真理与恩典，是圣洁，公义与慈爱，是上帝的完全得胜和人性在真光下的捉襟见肘、人类对完全救赎和完全恩典的呼唤和渴望、人类对自己完全的绝望和对上帝完全的信靠。天地之间只开了那一条因信得生之路，别无他路，别无拯救。

我们真的是失落的，是深重的罪人，无力自拔，无力解脱，我们被罪恶压得不得喘息，我们几乎被它恐吓，仿佛无了得救之途径。救救我吧，叫信心生长在里面，使我不再惧怕。信心把光、真理、救赎迎接来；驱逐黑暗、谎言、恐吓与罪恶。

雅典啊，你何等诱人。你从来没有觉察，或不肯承认我们



已经完全堕落；你从支离破碎的上帝形象中找寻真善美，找寻希望和拯救。然而，你所不能征服的罪性，窃窃地嘲笑你的自欺欺人，笑你掩耳盗铃。你赞美从黑暗罪恶之根上长出的奇葩，美丽，却是病态的；芳香却是有毒的；你玩弄这病态与有毒的花朵，直到那花朵害死了你，你还说这是值得。

雅典啊，诱人的雅典，你用直线和直角把自己装扮成理性的化身；你用理性构建殿堂；你的仆从们在殿堂中高谈阔论，认为自己是走出洞穴的高人，暂且忘记罪恶加在身上的沉重与痛苦。

当生命不能从理性（人类最骄傲的拥有）飞跃到虔信时，雅典的荣耀也是雅典永远的失落。

然而，那木匠的儿子，那不喧哗不吵闹的上帝之子，那为耶路撒冷叹息，为拉撒路哭泣，为寡妇找回儿子的上帝之子，那真光与真生命的上主，才是人类真正的寻求。在对你的认信中，人们找到自己的角色，不僭越也不贬低，在自己的本位上寻找真理，拯救一切的真善美。

雅典学院的哲人学士、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以及一切寻求知识的人，都应该敬拜这拿撒勒的木匠，真理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中秋、月亮，以及相关话题

东方的月亮和西方的月亮还真不一样呢！不是西方的月亮大又亮，东方的月亮没有光彩（那是有一阵子媚外的东方人看走了眼），而是旨趣不同。

西方的月亮除去希罗神话里那个骑着马的女神 Selene 的故事，以及作为哥特式小说的场景，更多是作为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里，你都能从流泻的月光中感到那个星体运行的实在。但东方的月亮——这里特指华人的月亮——简直和物质无关，只是“思念”的同义词。由于月亮是如此的重要，因此除去春节，中秋节就是最有深情的节日了。

说到中秋节，大家可能读过范仲淹的《御街行·秋日怀旧》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而杜甫有一首《月夜忆舍弟》，则极尽思念的凄苦：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边秋一雁声”的情味呀，正是道出中华民族灵魂中一种很深的叹息和忧郁。关于月亮的诗歌大都是如此的忧郁，在美学上称作凄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凄美是美得碎心，又美得无奈，这一种从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命脉中的脆弱是随处可见的。几次被流放的苏轼有词曰：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只可惜这一点点生存的寄寓都不能达到，人终不能长久，总有一个死别。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半路突然遇到了耶稣的华夏儿女，是否还有传递这种乡思文化的质素？我们心中深植的喜乐，以及向天上去的另一种乡愁，是否还会使我们像古人那样的忧凄，那样无助地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我看这样的情怀变得淡了——越来越淡了——被转化了。毕竟我们有一个信念说，人可以长久啊，是在父神的家里。

所以如此看来，信仰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简直没有必要分别什么“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虽然有个先后的次序，却不能黑白二分。我们是生活在文化里，因着不同的生命原动力（请容我暂时撇下全能者的那一面）而创造和呈现着不同的文化。

在基督里的新华人，无论如何耳熟能详那些古老的诗词，心灵却不一样了。没有骨子里的那种脆弱和无助，也不再在天地间常感“人千里”的无奈，而是作为创造者的儿女，叹曰：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月亮不再只是“思念”的同義詞，雖然思念依然是生命最真實的流露，但性質有了一些轉化，新的文化因子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孕育了。可以說這是走出憂郁的文化；有一種更強大的生命力根植在我們的文化命脈里。這種文化將會給華人文化帶來新的生機，她正在孕育中，正從歷史的河床上破殼而出。



诠释“经”的意义

那是灵启或智慧的精华，对生存本真的记录，是最接近道的语言描述。所以需要释（稀释），需要再处境化，再现。因此，释经的意义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释出”本真的意义，再回到倾听者的世界，再现为倾听者的言语。所以，释经讲道就不是单单“讲经”。那古老的经，与我们何干呢？而是释出，再用于现实。

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释”，而是经典被“释”。因为经典不但是智慧之结晶，而且也是在历史的洗磨与淘汰中存留下来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直闪光，一直指导着人们生存的那些珠宝。

《圣经》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经典。她最重要的是记载了上主在他造物中的行迹，显明的，譬喻的，神秘的，诏谕的……使得相信的人就得蒙祝福。同时，《圣经》记载了人。如果没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人的分量很轻。但因为那个事件，人的分量变得很重。也因为那个“人”，任何一个生命就变得不可以被忽略，如果没有上面来的许可，人性不可以被随意践踏。

论到诠释所参与的因素，它包括：作者（经验作者）一文本—读者（标准读者）。^① 诠释乃是在乎寻求意义的确定性：在乎作者，在乎文本，在乎读者。

^① [意]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 2004 年第二版。

作者：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并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因为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图而写作，尤其是文学艺术创作。在很多时候，作者是被一些不可捉摸的灵感所驱使，必须写下在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文字。究竟是什么久远的或切近的原因触发了这种写作，有多少直觉的成分，多少神秘的成分，多少潜意识积累的想法？在诠释当中就变得非常困难。除非作者的经验正好是诠释者的经验，否则歧义一定会产生出来。民间性的文本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文本当中代表着普遍的认知和经验；“曲高和寡”仅仅因为那种经验并不是大家都有的。

文本：文本一经脱手就已经独立了吗？文本本身就形成一个对话主体了吗？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能的，就是当这些符号表达过了作者所可以意识的。但通常的文本都还是作者有意识有意图的措辞和布局。所以，文本不可能完全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可以任意地狂奔。文本独立的意义仅仅在于其符号性和其意义的神秘性或隐喻性。这要追溯到符号在先还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先。

读者：作为解释者的读者需要很多的高贵品质，否则，作者被他们杀害，文本成为他们的武器，这是人类的悲剧。高贵深邃的读者可以发现文本潜藏的意思，可以碰触到那个已经死去的作者的灵魂。

总括来讲，意义的确定性究竟在哪里？宇宙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高过作者、读者和文本，但同时寓于作者、读者和文本当中。当真理把自己启示成一个人的时候，意义就显得分明了。因为真理不再是飘渺的宇宙理念，发散不尽的符号信息。真理具体成为一个人。了解真理就是在乎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在历史中的意义以及其超历史的意义。这个人是作者，是文本，我们是读者。究竟这对于诠释学有什么意义呢？一种定位吧。



国学备忘

这几天在读梁启超的国学通论，是一本介绍性的书籍。刚刚看完了儒家的部分，在这一部分，梁启超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的发源和继承，以及清代儒家对宋明儒家的继承与发挥。还有佛教与道家的一些内容尚没有阅读。

过了而立之年，才第一次读了一些所谓国学的东西。里面的词汇“经学”、“理学”、“注疏”、“训诂”、“今文”、“古文”等都不知其意，正是打算在网络百科上查查看呢。但很深的感受是，中国是一个注释大国，几千年的文明是靠注释那几本经典来维系的。

我所生活的年代，赶上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世纪，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从那个时代结束了2000年的封建王朝，也是那个时候西学开始影响中国的思想界，而自己家的东西被格外地批判挞伐。对祖宗的四旧几乎消除净尽的年代正是我出生的年代，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比任何一代更加的是与祖宗文化断代的一代人。作为学生，我们不读自古以来学生们必读的那些教科书，我们读很多“五四”之后的文章，古代文学只占一点点比例，而思想武装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再长大一点后自己阅读的西方18-20世纪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养育我们的精神食粮。